成都新聞

中華民國郵務認為新聞紙類

貳拾叁年貳月捌日（星期肆）

第二年 二二一號

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

社址 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銅元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

……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

智育影院 二月五日映 一剪梅

光明影院 二十三號起映 歌場春色

□□的大王

重慶小食店 我們要……吃了兩份 大鍋毛肚子 ……紋府燉 綿竹大麴 ……

韓家字

廣東白濁靈根丸 ……專治淋濁…… 每盒大洋五角 總發行 春生堂藥房

玉蘭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癬大小瘡症 ……

曾婦 治婦女諸病 ……五十七號

警備部組發連環証

匪共無立足之地矣

四川省會警備司令部編發連環證條例

第一條，本部為永保公安肅清匪共，組織住民俾能養成團結互助之精神，特印製連環證

第二條，連環證由本部製發住民五戶編為一組，每組發連環證一張，

第三條，連環證編發時，由本部指派專員會同區、街、閭、正辦理之，

第四條，每組之編製以各街巷相連之號數為準，如第一號至第五號，為第一組，第六號至第十號為第二組，以下類推，每組組長由各戶主順次輪流充當，

第五條，組長接受連環證時，應將該組五戶戶主姓名填列證上，即召集同組戶主，會商一切，並遵照證上注意事項切實施行，

第六條，組內住戶有遷徙移來者，即由組長來本部戶籍處報明換領連環證，從新填注，以備查考而杜奸宄，

第七條，組長任期一月，屆滿新舊組長移交接充時，須召集組內五戶，當衆將連環證交新組長保管，并須提出該證上注意事項，宣布講演，以資警惕，

第八條，同街各組組長，每月至少須會集一次，共商該街一切興革事宜，

第九條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， 完

悼老北風

老北風者，□海天匪，繼為盜，自憤敵人之夷滅我東北四省也，則奮起而師軍與戰，利以游擊法死敵，敵甚患之，故國人之推佩義軍，尤崇其領，而老北風益為人稱，人以其崇也，乃并諱其為盜，殆以盜為名歟，不知今世之盜者，困於政而窮於飢寒，挺而走險，所謂農不得食，則盜以求食，亦宜念也，視居高位為卿僕，豈其賤而盜若貨器而殘民者，青史中何異穿窬，蓋是非可泯於口，而不可泯於心，可泯於一時，而卒不可泯於千秋，則彼不以世之盜，為必不足憐者，無視於富貴焉耳，吾故書以明之，且不欲諱老北風乃嘗為盜，而且更憫夫盜其行以迫民於盜，而民乃感於勢莫敢發其盜於口者耳，然老北風今死矣，義軍領袖，能明攘夷之防以抗敵，振一國之人心者，遂弱一個，是可哀也，則老北風宜悼也，

昔孔子作春秋，明夷夏之防，以立萬世之極，故公羊氏傳春秋，例：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，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，其所以正人心而翼聖經者，其功偉矣，乃晚近之世，讀聖賢書者，如鄭孝胥之輩，不克明之，挾其君以為石敬瑭，擠東北三省以為印度朝鮮台灣之續，有權位者猶不克服之，自甘其身以為亭竞用，以為岳少保之寬，擠抗敵愛國之士，不惟元爽義勇如老北風之輩，知義而不顧利，知愛國而不屈於勢，始終足以見中國國民之未死，乃此輩暴之，敵人所為建立中國勇士之碑者，豈義軍之士也，今老北風既死，則敵人之喜可知，而若北風又為公可不悼哉，敵入者，無時焉而可與通者，彼甘於傀儡以組織國家者，亦羊所謂百世之仇，終身者，自絕之一日也，（雜騷）

電影珍聞（續）

去年這個時候，黎莉莉還不會說上海話，今年卻大大進步，居然可以和人家以上海話談天了，

宗惟賡滿口北方話，有時候說幾句上海話，往往叫人笑歪嘴，你們以為他是什麼地方人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他的的確確是蘇州人，這倒不是江北，時鷄個個說是蘇州人，所謂□而語，因為他三歲就離開原籍到北方去，在北方長大的。

王人美，黎莉莉，薛玲仙，胡蝶，徐來，四大天王，以胡三只面孔好像是一個模子，都黑得像非洲人，薛玲仙比較白些，……

奇病述異

毅甫

民九，余在江西水警隊長任內，駐防南昌，時該地有彭姓律師子，罹一怪症，大便中發現蜻蜓田螺黃蜂等幼蟲，蠕蠕而動，遍訪中西名醫，無不束手，於是出重資登報徵求治法，適魏紫侯先生居南昌，魏籍贛之大儒，精岐黃術，而不輕於行醫，閱報命其子往授以白馬尿和雄雞冠血沖服治法，患者如法泡製，不數服即告痊愈，所病之來，殊為不可思議，余因屢見載籍各種奇病，特錄而出之，以供醫學家之研究，當亦閱者所樂聞歟，

吳佩孚 不臣偽國

北平電，偽國曾委吳佩孚為建國上將軍，吳接狀後，斷然撕毀，另以任應岐楊靖芬為平津總司令，并派關澤夫，勾結萬部旋將萬報告，經將機關破獲，牽涉多人，現查明係吳少數舊部，冒名招搖，除將雛槍決外，餘均免究

和合拍賣行

成都市忠誠的信賴

行址 南新街

拍賣

木器・屜櫃・汽車・包車・名畫・古磁・綢緞・箱・鋼牀・衣飾・田土・鋪面・住宅

紀實滑稽・言情・武俠・香艷小說

紅鶯□狀（續）

四一

第九回 配虎壻專房擅寵愛 張龍駒當席聘言詞

你若不老成的，以外問題多得很，小谷含笑問道，你看我究竟老成不老成呢，夜明珠含笑答道，外面老成，內心不成老，這句可是知心話，小谷道，嘔前你當面罵我，是個偽君子，這要說是知心話，真正豈有此理，夜明珠只道小谷當真動怒，連忙賠罪道，恕我無知，酒後失言，不要動氣，饒了我吧，小谷仍舊很正經的說道，要我恕罪容易，只要和我接個香吻，夜明珠莫奈何，只好把櫻唇湊到他嘴邊，足有吻了二十分鐘，小谷方纔大笑道，這個就是貌老成而心不老成的表現，老大在旁僥言道，烏烟裝好哩，抽了一口再吻吧，小谷打趣道讓我再來一個，一壁伸手作勢來勾夜明珠的粉頸，嚇得他避到老大背後，手中拿着烟槍塞到小谷嘴邊，小谷卸在口中說呼，半響不曾呼着烟味，原來斗門不曾對準火頭，老大笑得合合的說道，不曾摸準，既得着什麼呢，小谷也笑答道，原叫你擋好的呀，我不怪你，你倒反來說笑我了，真正豈有此理，□大笑着，現在對準火門哩，用力呼吧，小谷抽完了這口烟，身子聽得時鐘噹噹敲四下，慌忙坐起身來道，天將明亮了，要回寓哩，老大連忙丟起身，跟步出房，喚醒車夫阿四，吩咐他送莊大人回飯店，小谷道謝，登車回寓安歇，阿四拉空車回轉不提，那春帆先回寓睡覺，小谷同時回來，不曾曉得，等到黎明起身，練了一套功夫，誰料小谷正在濃濃好睡，他也只好橫身榻上，閉目休息，無如有功夫人，不慣晏起的，若挨到八點鐘，再也睡不住了，去行起身撳電鈴，茶房把臉水香茗送來，春帆盥漱停當，肚裡又覺飢，他因濟南鬧過大亂子，現在一個人暫不走出房門，只有自坐在房間，看了四個鐘頭小說，茶房進來問道，馬上要開飯哩，先生要添菜嗎，春帆答道，我們今天午晚都有應酬，不必開飯了，茶房退去，春帆見小谷鼻息齁齁仍舊在黑甜鄉裏，便伸手將他推醒道，已經向午，好起身哩，小谷便張開睡眼，看看手錶上十二點已過哩，連忙一骨碌跨下床來，茶房剛正來沖茶，順手將臉水漱口水送來，那小谷是愛修飾的，盥約需半小時，擦牙漱口，還要對鏡梳理頭髮，香水哪，美髮膏哪，塗着許多，要去點油頭，簡直和髮截郎的蠔首差不多，春帆坐在旁邊，看得不耐煩了，便含笑說道，老弟弟，你是堂堂六尺奇男子，為什麼去效學一班拆白黨的醜態，小谷答道，說雖分男女，都應該注意的，除得像老兄剃着和尚頭，方可省掉一番手續

成都新聞

[illegible]

三請酒客
楊嘯天先生 新著
九蓮燈 全部
好座無多諸君早臨
交通路平安茶樓啓

笑笑笑
姨太太外史
眞正妙滑稽
廳呀笑掉描
窯香豔細氣
並不俏男女
都可看老幼
部可瞧成都
社會黑幕譏
知道書存無
多要買請早
每部定價四
角本報代售

滑稽時事
新詞戲本
本報小銷售所
現戲唱詞共選十九
齣合訂一冊現已出
書 原價四角特廉價
兩月每冊三角外
埠郵代價外加寄費
五齣劇目列後
戲劇錄 馬裴露
失熱河 送王閱
眼 斬遏 逼褒學
良 屈嘎 跳舞廳
胡蝶跳舞 和日
本 拖國旗 學
良透開 生猪上路
花先生 文書街
吳兒 捐款 鄧
觀劇至大戲歌鴻
成都新聞經售

春熙北段
純記雪烟行
減價啟事
現因年節在邇小記
爲酬達顧主起見特
將新發福烟每包照
原價減少兩角截至
年終止用表歡迎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玉獅帶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三十一回 配花貂金瓶施巧計 返故鄉鄭鼎鬧杭州

將衆賊打翻下水。衆賊一聲發吼。前後抄圍。齊向船上撲來。南海兵將。接住厮殺。鄭鼎獨站前艙。弓弦響亮。賊將紛紛落水。金瓶花貂。也全身披掛。站立艙中。見附馬一人。已足以對敵。便未上前助戰。鄭鼎殺得興起。見衆賊前仆後繼。並不畏縮。遠見船後一支大船。上站一人。手執紅旗。督率賊兵上前。諒想必是賊首。不如將此人打死。餘賊自然逃散。想定主意。將弓一擺。大吼一聲。躍至賊船。揮動寶弓。連跳七船所向披靡。轉瞬已到大船。執紅旗這人。見狀大驚。急將紅旗。向上一抛。翻身縱下水去。衆賊接連一齊下水。浪花四濺。傾刻船上盡空。鄭鼎好牛詫異。正欲返身回船。忽然站立不穩。連人代船。翻下水去。金瓶見附馬跳過賊船。心裡就慮着有變。趕急出艙呼喚。已是挽救不及。急得搥胸頓足。無計可施。這時衆賊。擒了鄭鼎。從水底拖了空舟。如飛而去。花貂氣得喘哮如雷。傳命開舟追趕。眼見賊人。擁起附馬。登岸上山。恨不得一手就搶奪過來。連催撓夫加勁。撓夫不待他催。早已累得汗流。又不懂說的甚麽。挨近一個。因聽他說話。手裡略停一停。花貂正氣冲牛斗。恨得牙癢。一見如此。急得呼陸亂叫。劈頭就是一錘。這個撓夫。莫乃晦氣。立時打成肉醬。金瓶急忙上前勸慰。話聲未畢。船已抵岸。花貂縱身上岸。尋徑而上。這時巳經天亮。但見山勢雄峻。兩面絕壁如削。四面無路。中間只有一條小路。曲如羊腸。異常陡險。山上築有關隘。賊兵盡在關上。花貂先行上山。南海兵將。也陸續登岸。隨後前行。無奈山路狹窄。又過於高陡。大不能兵齊上。花貂行至山半。關上滾木打下。擂石如雨。灰瓶石頭。猶如烟霧般。花貂急用錘撥葵。左右挑撥。滾木俱落崖下。撥了三十餘根。層得一身是汗。又恐石灰迷眼。只得退下山來。金瓶見滾木打下。嚇得魂不附體。關上賊兵。見他連挑三十餘木。都不禁搖頭咋舌。花貂撲不上關。有勇無處施展。急得暴跳躁。將山打崩一角。眞乃是關津渡口。氣死霸王。金瓶上岸。勸他回船。花貂那裡肯依。只當附馬已死。若是打不上關。便碰死山脚之下。金瓶百般勸勸。好容易才回到船中。大家商量一會。顧不惜金銀。贖取附馬。即派高善。關交涉。少時高善回船。垂頭喪氣。長歎不語。金瓶急問情形。高善道。關上人說的。當初問你們要買路錢。你們不理。現在你們願意出錢。我們可又不要錢。要性命了。只候島主發落。未必你船上的金錢。還飛去不曾。高善說完。金瓶芳心中。如小鹿在撞。又不敢向花貂實言只急得像熱鍋上的馬蟻。坐臥不寧。搔頭無計。三人面面相覷。愁腸萬轉。想不出計策。看看天色已晚。花貂忿氣說道。明日我獨自上關。若是退下。除非身死。金瓶百般苦勸。說是得了附馬生死確息。再定主意。花貂巳下了決心。萬般不允。金瓶苦勸不轉。明知此去。凶多吉少。只急得痛淚長流。正在無可如何之際。忽然從軍報說。時才賊船上送來一封書信。金瓶急忙接過。折書一看。頓時倒抽一口冷氣。退步坐在椅上。將信遞與高善。高善接過一看。不覺大喜。問金瓶道。你們去不去呢。金瓶笑道。怎麽不去。明晨我們一路同去。這一下。我的心才落了。說着不住擺頭。又倒抽幾口長氣。花貂見狀。瞪目不解。猶自握拳透爪。忿怒填膺。金瓶便將書信大意。說了一番。原來鄭鼎被擒上山。山上規矩。對於劫船小事。向由頭目作主。非大事不能稟報島主。這次因死傷甚衆。故此稟報島主。又將凶器呈上。島主將寶弓翻覆詳看。非金非鐵。光華燦爛。甚爲沉重。又聽說傷亡將士頗多。心想此人如此利害。且看是個甚麼人物。便傳令站堂。衆賊綁了鄭鼎。擁到階前。左右排列無數賊將。俱是頂盔貫甲。肅靜無聲。十分威嚴。站堂軍。聲吆喝。將鄭鼎推至堂前。一人跪稟道。稟島主。賊酋代到。說罷叫鄭鼎跪下。鄭鼎昂然不動。舉目一見島主。不覺大吃一驚。

未完

陳氏族學 男女教員豔戀

初以游戲對聯繼以猥褻書信
校長偵破其奸演成風流武劇

永川通鳳東山有陳氏族立兩小學，距離里許，本期一校聘男教員唐某，二校聘女教員羅某，均皆二十年華，過從甚密，距知唐某乃登徒之流，見羅姿色可人，頓思染指，奈羅性雖和藹，面絕不稍假詞色，唐無計乃妙想天開，自撰一聯貼於臥室，其聯云、鬼火猿啼將將術 無鹽鸞獨宿 月移花影，銀河有路盼河心，一日羅見之曰，唐先生既長鬼，何不接合夫人同住，唐以爲有意於巳，遂，叢夢君在乃作書一封、夾於報內（按兩校共訂報一份）命學生送往二校，孰料該校長陳維章滅在二校 見報內有書取讀之書略云，相見之初，即生愛慕，既崇金諾，請約佳期，尾署唐字 校長大怒持書直闖，唐某胡賴一搗始息，趁歡曰唐以羅某有意尋彼開心，痛恨之，乃又作書 赴二校觀讀後盡擲落於地，其書猥褻不堪，謂羅與校長戀愛 羅見之怒火中燒，以書送校長，并請辭職，經校長慰留，乃邀請地方人士 直向唐某，唐不能辯 逼出惡氣，謂羅與我本有舊約相愛殊深，今盛勢趨炎公飯盤問題，又與校長戀愛，心實不甘云，羅以其信口雌黃，氣憤從出徒手向唐拚命，地方人以唐太無聊，竟助毆之唐力不支，當將面部毆傷，現唐大發請帖 評論公理，一場風流怪劇，不卜如何閉幕云，

（明明寄）

吃花生中毒

流出涎沫狗食如瘋
請醫學家一加研討

上海訊，吳江中學學生金勤達，於前日放學之後，購花生一包，正在家中且剝且啖之際忽剝出奇花生一粒 比諸尋常花生，形狀圓而色較白，該生怪其形狀奇特，不敢吸食，既而又爲好奇心所動，不勤乃試食半粒，又觀究竟，距意甫經下咽，而喉間忽如烈火上燄，熱不可當，其熱氣自喉而胸，自胸而腹，終至個體俱熱，而發音漸啞，口角流涎不止，家人見狀大驚，乃急參看各種解毒驗方，然俱無治治花生中毒之方，乃灌以熱湯，聊爲潤喉之用耳如是者經三四小時後，流涎漸止，而聲亦漸亮，大概中毒尚淺，故能不藥而毒退也 猶可奇者，該生適有哈巴犬一頭，竟因舐食地上涎液而亦中毒，咳瘖不已，任奔如瘋犬然，亦經三四小時而愈也，查花生爲我人嗜食之物 竟能中毒，故特載之 一則爲好食花生者告，再則請海內醫家，賜以治毒之方，俾絕後患也，

代郵

嘯天君 稿甚佳，允爲序，定明付披露，謝多賜，俾從容付印也

笑俗拜復

長篇武術 劍俠小說

飛俠十三娘

二三五

瀟芙

毋到右臬、烏石山人及餐霞客他到，問什麽一回事，冰娘說了一遍月娘說起那日長江相遇的事，疑爲誤認餐霞客道，這到不是誤認，你們兩次相過的，便是一人，我在這裡寄居十多年，地理很熟，你們疑爲遠路不對不知從九華山到長江很近很近，這山的下面，有五條小溪，一龍溪，二響溪，三澡溪，四觀溪，五瀾，都是山水匯流而成，曲朋折折向北行去、環繞五溪山下，入貴池縣的大通河，再從大通河入長江，你們見他往上流行去、疑爲不能到這裡，不知他可由大通河進來的，冰娘聽到這裡，便對月娘道如何，我知不會誤認的，月娘道 既然不誤，我們可至各處尋覓，果在這九華山上，不怕他逃往那裡冰娘報仇心切，恨不得立刻尋到 把仇人一刀兩段 便同到寺內用了午膳，請烏石山人及餐霞客引導 遍到各寺院內一一詢問 可有這樣的人到寺進香，都說沒有來過，尋過了十多處，直到一處最大的佛寺內，乃是地藏王坐化之所，那知客僧方說，這人已來了三日，今日午前，他從前山游玩歸來留他午餐，他說另有要事，收拾行李匆匆而去 看他光景似有什麽心事，現在路已很遠了，冰娘問他姓氏，他對道裏做甚現往何處而去，知客僧把冰娘看了一看，笑道，女檀越問得如此詳細，可有什麽道理，冰娘道，并無別故，因有一位親戚遭亂逃散，聽說他改了姓名，在這省內做官，